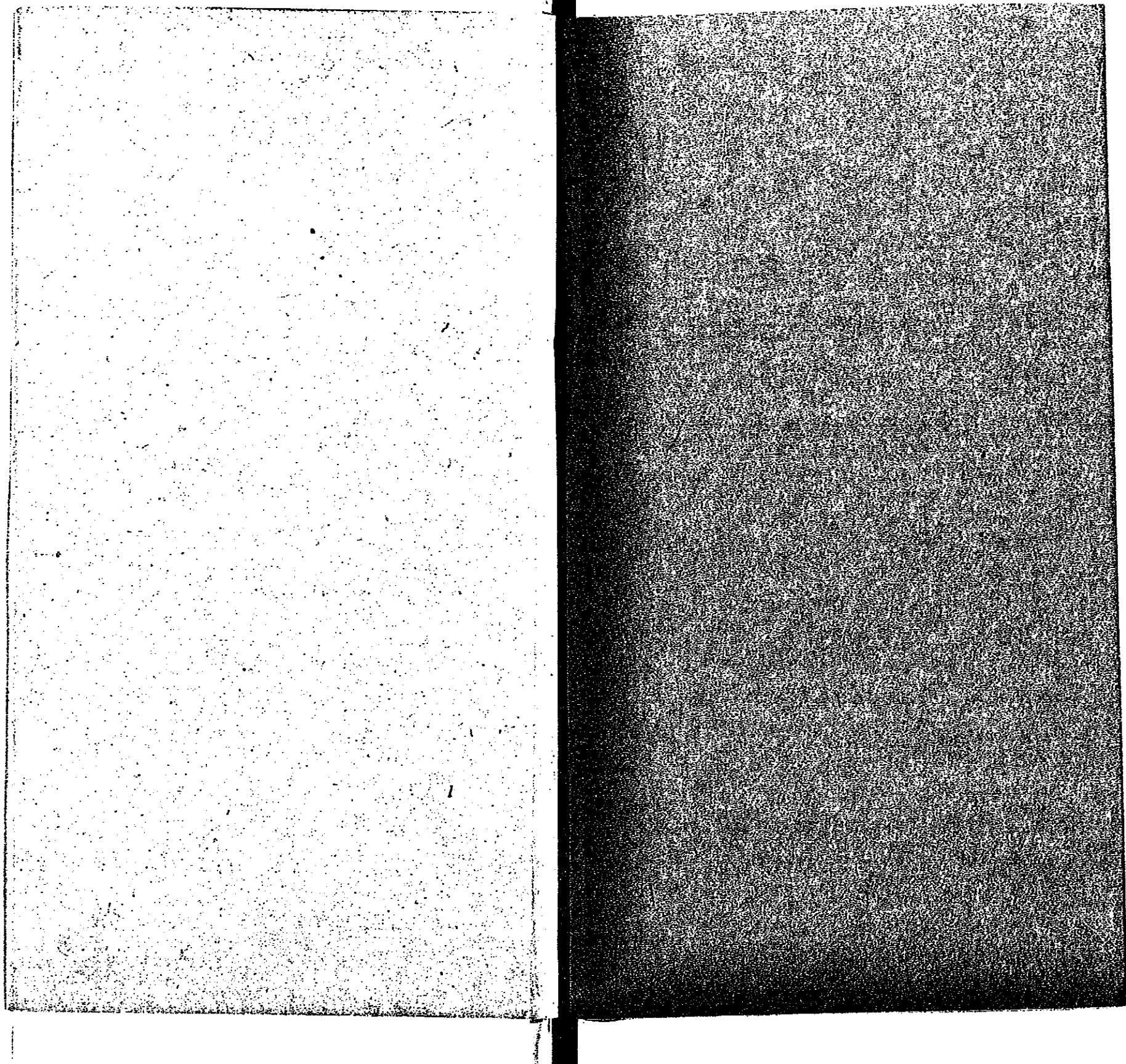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九 八 號	一 三 一 冊	五 六 號	九 門 三 部
----------------------------	------------------	-------------	------------------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一

漢野原氏
五葉
圖書

唐虞三代

堯舜

商書

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周書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

浮雲
過太

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

性理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
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
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味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
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
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
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文武

聖人
無過

聖人
無偽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
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湯文
會逢
其適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

內順
治而
外威

而思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伊尹
是兩
截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聖人無優劣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虛心以為天下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久，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廢商以叛，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聖人
同歸
于道

移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入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天之嫌是故天下無失事我不能失則以事為天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

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太綱知太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太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

聖人
遇變
而通
達自
然之
數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旣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涼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

以大人
樂正
天下

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紱而鏤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太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詩人重言之義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一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士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意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久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一人而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秉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嚚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以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二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各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間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

子產得聖門之使道

善者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陌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就是但却是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若初变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
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臧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洽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一說孰是朱子曰這
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
那田單會事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
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
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
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十城樂毅
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
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
當時也必急急去國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不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拉得來
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
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
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天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
箇小術數十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入
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他地守便不奈他何○
樂毅昔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
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
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餒下之難
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
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不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
卒能奮身夾起著名楚趙苟非其棄於人安能以

毛遂
著名
楚趙

有激乎吾觀戰國將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
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
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
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言安於
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
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

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
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不
多以名用久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
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寔之矣而胡爲
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矣聞於隣
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
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
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馬亭欲
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
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
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勞以饗食
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
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
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
之所其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
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
豈獨趙括爲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
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及哉一旦受
人之羈縻而參養於講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將士大抵不勝其利欲
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去孰非有富貴之心
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參養則雖有奇氣踈
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
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
故不受人之羈縻不計人之參養是以高飛長嘯
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
天下士竒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礼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別也身之存亡非特一壁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壁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壁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壁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公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壁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軍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壁終不可得則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
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
何益哉至於渑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
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
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二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賤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
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或曰蘭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特區區之趙而關強秦若秦奮其虎狼
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
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
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韓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遺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

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屈原
忠清
潔白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曄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曄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曄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蔣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明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網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心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由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玩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焦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主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

蓋生平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遊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寒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其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秦民之湯武

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知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焉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主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勢川壑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

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非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興

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日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
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
外恐內有父兄爲憂一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
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
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